

郑振铎全集

第九卷

《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二)

花山文艺出版社

郑振铎全集

第九卷

策 划:李津生 刘英民 统 筹:李世琦

责任编辑:刘英民 李艳明 装帧设计:张守义

美术编辑:赵小明 责任校对:贾 伟 李桂香

出版发行:花山文艺出版社(石家庄市和平西路新文里 8 号)

印 刷:张家口市印刷总厂(张家口市建国路 15 号)

封面印刷:河北新华印刷二厂(石家庄市建设南大街 18 号)

经 销:新华书店

850×1168 毫米 1/32 382.375 印张 9508 千字 1998 年 11 月第 1 版

199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定价:(精)980 元

ISBN7-80611-680-X/I·626

(全二十卷)

目 录

第三十五章	北宋词人·····	(1)
第三十六章	江西诗派·····	(35)
第三十七章	古文运动的第二幕·····	(46)
第三十八章	鼓子词与诸宫调·····	(52)
第三十九章	话本的产生·····	(70)
第四十章	戏文的起来·····	(87)
第四十一章	南宋词人·····	(99)
第四十二章	南宋诗人·····	(123)
第四十三章	批评文学的复活·····	(130)
第四十四章	南宋散文与语录·····	(137)
第四十五章	辽金文学·····	(144)
第四十六章	杂剧的鼎盛·····	(150)
第四十七章	戏文的进展·····	(201)
第四十八章	讲史与英雄传奇·····	(216)
第四十九章	散曲作家们·····	(243)

2 郑振铎全集

第五十章	元及明初的诗词·····	(265)
第五十一章	元及明初的散文·····	(275)
第五十二章	明初的戏曲作家们·····	(282)
第五十三章	散曲的进展·····	(304)
第五十四章	批评文学的进展·····	(323)
第五十五章	拟古运动的发生·····	(330)
第五十六章	近代文学鸟瞰·····	(339)
第五十七章	昆腔的起来·····	(346)
第五十八章	沈璟与汤显祖·····	(365)
第五十九章	南杂剧的出现·····	(396)
第六十章	长篇小说的进展·····	(415)
第六十一章	拟古运动第二期·····	(433)
第六十二章	公安派与竟陵派·····	(443)
第六十三章	嘉隆后的散曲作家们·····	(461)
第六十四章	阮大铖与李玉·····	(496)

第三十五章 北宋词人

词的黄金时代——北宋词的三期——三期的特色——第一期的作家们：晏殊欧阳修范仲淹张先等——欧阳修词的伪作者刘焯——晏几道宋祁王安石——第二期的作家们：柳永苏轼秦观黄庭坚等——黄庭坚的白话词——贺铸程垓等——赵令畤王诜——女作家魏夫人——第三期的作家们：周邦彦吕渭老向镐朱敦儒等——皇帝词人赵佶与女作家李清照

一

敦煌俗文学的影响，在北宋的文坛上还未十分显著。我们猜想，这些俗文学、叙事诗、民间歌曲与变文等等，必已在民间十分的流行着，然而文人学士却完全不加以注意。大多数的文人学士却还在那里长歌曼吟着流传于他们的一个阶级及与他们的一个阶级接触最繁的歌妓舞女阶级之间的词，提倡着载道的古文与古来相传的五七言古律诗。词在唐末与五代，已成了文人学士的所有物，民间虽仍在流行着，然已染上了不少的“文”气，加上了不少的雅词丽句，离俗文学的本色日远，换一句话，即离民间的

2 郑振铎全集

爱好亦日远。他们几乎为文人学士的阶级所独占。他们的不能诉之于诗古文的情绪，他们的不能抛却了的幽怀愁绪，他们的不欲流露而又压抑不住的恋感情丝，总之，即他们的一切心情，凡不能写在诗古文辞之上者无不一泄之于词。所以词在当时，是文人学士所最喜爱的一种文体。他们在闲居时唱着，在登临山水时吟着，他们在絮语密话时微讴着，在偎香倚玉时细诵着，他们在欢宴迎宾时歌着，在临歧告别时也唱着。他们可以用词来发“思古之幽情”，他们可以用词来抒写难于在别的文体中写出的恋情，他们可以用词来庆寿迎宾，他们可以用词来自娱娱人。总之，词在这时已达到了她的黄金时代了。作家一做好了词，他便可以授之歌妓，当筵歌唱。“十七八女孩儿按执红牙拍，歌‘杨柳岸晓风残月’。”这个情境岂不是每个文人学士都所羡慕的。所以，凡能做词的，无论文士武夫，小官大臣，都无不喜做词。像秦七，像柳三变，像周清真诸人，且以词为其专业。柳三变更沉醉于妓寮歌院之中，以作词给她们歌唱为喜乐。所以我们可以说一句，在词的黄金时代中，词乃是文人学士的最喜用之文体。词乃是与文人学士相依傍的歌妓舞女的最喜唱的歌曲。换言之，词在这个黄金时代中，乃是盛传于文人学士的一个阶级及与文人学士的一个阶级最接近的歌女阶级中的一个文体。到了最后，词之体益尊且贵，且已有了定型，词的生命便日益邻于“没落”了。我们猜想，当时民间或仍流行着唱词的风气，非文人学士的阶级，或仍保存了或模拟着文人学士的唱词的习惯。然而文的词语已日渐的高雅了，词的格调已日渐的艰隐了，词的情绪已日渐的晦暗隐约了。听者固未必深明其义，即唱者也只能依腔照唱而已。所以这一个时代的民间的听词者，或已到了“耳熟其音而心昧其义”之时了。当时的人，往往讥嘲柳三变的词太俗，然而哪一位词人的词，有柳氏的词那样的流行呢？柳氏的词所以能够“有井水饮

处，即能歌”之者，正以其词之浅近，能够通俗。其实柳氏已太高雅，其音调虽甚谐俗，其辞语恐已未必为当时民间所能懂得。

综言之，词的黄金时代恰可当于“北宋”的这一个时期。到了北宋以后，词的风韵与气魄便渐渐的近于“日落黄昏”之境了。

二

北宋的词坛，约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柳永以前。这是晏殊、范仲淹、欧阳修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花间》派与二主、冯延巳的影响，尚未能尽脱。真挚清隽是其特色，奔放的豪情却是他们所缺少的。他们只会做《花间》式的短词，却不会做缠绵宛曲的慢调。他们会写：“寸寸柔肠，盈盈粉泪，楼高莫近危栏倚，平芜尽处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欧阳修《踏莎行》）；他们会写：“绿酒初尝人易醉，一枕小窗浓睡”（晏殊《清平乐》）；他们会写：“山映斜阳天接水，芳草无情，更在斜阳外”（范仲淹《苏幕遮》）。他们却不会写：“都门帐饮无绪，方留恋处，兰舟催发，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咽，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柳永《雨霖铃》）。他们更不会写：“便携将佳丽，乘兴深入芳菲里，拨胡琴语，轻拢慢捻总伶俐，看紧约罗裙，急趣檀板，霓裳入破惊鸿起。正颦月临眉，醉霞横脸，歌声悠扬云际。任满头红雨落花飞，渐鸂鶒楼西玉蟾低，尚徘徊未尽欢意”（苏轼《哨遍》）。

第二个时期是创造的时候。这一个时期是柳永的，是苏轼的，是秦观、黄庭坚的。但柳永的影响在当时竟笼罩了一切，连苏门的“秦七、黄九”也都脱不了他的圈套。东坡的词却为词中的一个别支，在当时没有什么人去仿效，其影响要过了一百余年

4 郑振铎全集

后才能在辛弃疾他们的作品里表现出来。所以这一个时期，我们也可以说她是“柳永的时代”。《吹剑续录》说：“东坡在玉堂日，有幕士善歌，因问：‘我词比柳耆卿何如？’对曰：‘柳郎中词只好十七八女孩儿按执红牙拍，歌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执铁绰板，唱大江东去。’公为之绝倒。”按此语大约指东坡《念奴娇》诸词而言。其实东坡词亦多绮丽隽妙者，不尽如《大江东去》之朴质有若史论。柳永词每谐于音律，东坡词则为“曲子内缚不住者”。然这两位大作家，亦有一个同点，即二人皆注意于慢词，皆趋于豪放宛曲的一途。这是他们与第一个时期中诸作家的不同之点。又，第一期多用旧调，而这一期则多自行创作新调，以便唱歌。前期的诸大家往往非音律家，而这一期中的大家柳永便是一位深通于音律的人。所以他能够写许多慢词，他能够创许多新调。

第三个时期是深造的时期，也可以说是周美成的时代。在这一个时期里，音律更为注重，“曲子内缚不住”的作品已经是绝无仅有的了。新的歌调仍在创造，而第二期的豪迈不羁的精神则渐渐的不见了。综言之，第三期的精神，可以称她为循规蹈矩的时代。第一期的清隽健朴的特质，他们是没有的，第二期奔放雄奇的特色，他们又是没有。他们的特质是严守音律，是日益趋于修斲字句，即在严格的词律之中，以清丽婉美之辞章，写出他们的心怀。他们实开辟了南宋词人的先路。但在这一期的最后，却有两个大词人出现，其精神作风却与周美成他们不同，这两个大词人是：皇帝词人赵佶，与女流作家李清照。宋徽宗词近似李后主。清照的词则回复到第二期的豪放，而不流入粗鄙，有第一期的清隽，而又具豪情逸思，实是这一期里最大的一个词人。

三

第一期的大作家，当以晏殊、欧阳修、范仲淹、张先为首。但他们的崛起，离五代词人的最后几个，已经是近一百年了。北宋的初年，东征西讨，人不离骑，马不离鞍，注意于词者绝少。及曹彬、潘仁美他们削平了诸国，构成了大一统的局面以后，降王降臣奔凑于皇都，文化的事业大为发达。又有《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的编纂，似乎词坛应该很热闹的了。然而当时的词的作者，除了降王李煜，降臣欧阳炯等之外，却没有什么新兴的作家。我们与其以李煜、欧阳炯等为盛代的先驱，还不如以他为“残蝉的尾声”为更妥切些。真实的一个大时代的先驱，乃是晏殊他们，而非李煜他们。

在晏殊之前，有几个词人，应一为叙及。徐昌图，莆田人，宋太祖时守国子博士，后迁至殿中丞。他的词不多，然如《临江仙》之“残灯孤枕梦，轻浪五更风”诸语，也很美隽。潘阆字逍遥，有《逍遥词》，^① 仅存《酒泉子》十首，皆咏杭州西湖的景色者。有几首写得很好。如“别来几向画阑（一作图）看，终是欠峰峦”，“三三两两钓鱼舟，岛屿正清秋”，“寒鸦日暮鸣还聚”之类，皆可称得起是“好句”。寇准的词，未脱《花间》的衣钵，但较为浅露。王禹偁在北宋初，乃是一位很重要的五七言诗作者。他偶作小词，也颇有意绪。像《点绛唇》，可为一例：

雨恨云愁，江南依旧称佳丽。水村渔市，一缕孤烟细。
天际征鸿，遥认行如缀。平生事，此时凝睇，谁会凭栏意。

① 《逍遥词》有《四印斋汇刻宋元三十一家词》本。

钱惟演虽为降王之子，居大位，然而他的小词却甚为动人，不失为一位很好的诗人。他的《玉楼春》：“城上风光莺语乱，城下烟波春拍岸。……情怀渐变成衰晚，鸾镜朱颜惊暗换。昔年多病厌芳樽，今日芳樽惟恐浅。”黄叔旸谓：“此暮年作，词极凄惋。”但第一个大词人有意于为词，且为之而工者当推晏殊。

晏殊^①字同叔，江西抚州临川人。他是一个大天才，七岁便能文。“景德初以神童荐。召与进士千余人并试庭中。殊神气不慑，援笔立就，赐进士出身”（《宋史》本传）。帝且使他尽读秘阁书。每有谘访，率用方寸小纸，细书问之。后事仁宗，尤加信爱。仕至观文殿大学士卒（991—1055）。他的生平可算是“花团锦簇”的一位诗人生活。他卒后，赠谥元献。当时知名之士如范仲淹、孔道辅、欧阳修皆出其门。性刚峻，遇人以诚。一生自奉如寒士。“为文赡丽，尤工诗，闲雅有情意”（《宋史》本传）。有集二百四十余卷^②。然他的最大的成功，他的诗人的真面目，却完全寄托在他的词中。他的诗不足以代表他，他的散文更不足以表现他。他的《珠玉词》^③虽仅一百数十首，却完全把这位“花团锦簇”，钟鸣鼎食的“诗人大臣”的本来面目表现出来了。人生什么都能够看得透，只有恋情是参不破的，什么都能够很容易的志得意满，惟有恋情却终似明月般的易缺难圆。晏殊在这一方面似乎也是深尝着她的滋味的。他的儿子几道曾说道：“先君平日小词虽多，未尝作妇人语也。”但这话是不对的。“月好漫成

① 见《东都事略》卷五十六，《宋史》卷三百十一。

② 今存《晏元献遗文》一卷，有《四库全书》本，有《宜秋馆汇刻宋人集乙编》本（宜秋馆本附《补编》三卷）。

③ 有汲古阁刊《宋六十家词》本。

孤枕梦，酒阑空得两眉愁，此时情绪悔风流”（《浣溪沙》）；“为我转回红脸面”（同上）；“且留双泪说相思”（同上）；“落花风雨更伤春，不如怜取眼前人”（同上）；“鬓髩欲迎眉际月，酒红初上脸边霞，一场春梦日西斜”（同上）；“东城南陌花下，逢著意中人”（《诉衷情》）；“何况旧欢新宠阻心期，满眼是相思”（《凤衔杯》）；“未知心在阿谁边？满眼泪珠言不尽”（《玉楼春》）；“当时轻别意中人，山长水远知何处”（《凤衔杯》）；“消息未知归早晚，斜阳只送平波远”（《蝶恋花》）；“浓睡觉来鸚乱语，惊残好梦无寻处”（同上）；“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同上）；“那堪更别离情绪，罗巾掩泪，任粉痕沾污，争奈向千留万留不住”（《殢人娇》），这些都不是“情语”么？同叔之未脱这些妇人语，正足见其未脱尽《花间》派的衣钵。《贡父诗话》说：“元献尤喜冯延巳歌词，其所自作亦不减延巳乐府。”他的成就的高处，确足以闯入延巳之室。

同时的词人范仲淹^①，其词存者不过寥寥几首，却无一首不是清隽绝伦。仲淹字希文，吴县人，大中祥符八年进士。仕至枢密副使，参知政事。卒谥文正（989—1052）。有集。^②像下面的二词，都是使我们读之惟恐其尽的：

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山映斜阳天接水，芳草无情，更在斜阳外。黯乡魂，追旅思，夜夜除非，好梦留人睡。明月楼高休独倚，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

① 见《东都事略》卷五十九，《宋史》卷三百十四。

② 《文正集》二十卷，别集四卷，补编五卷，有岁寒堂刊本，有《四库全书》本。又《范文正集》九卷，有《正谊堂丛书》本。又《范文正公诗余》一卷，有《彊村丛书》本。

——《苏幕遮·怀旧》

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
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
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渔家傲·秋思》

欧阳修有《六一居士词》^①。我们在他的散文中，只见到他是一位道貌俨然的无感情的学者；在他的五七言诗中，我们也很难看出他是怎样富于感情的一位诗人。但在他的词中，却不意将他的道学假面具全都卸下来了。他活泼泼的，赤裸裸的将他的诗人生活，表现在我们之前。“莲子与人长厮类，无好意，年年苦在中心里”；“天与多情丝一把，谁厮惹，千条万缕萦心下”；“脉脉横波珠泪满，归心乱，离肠便逐星桥断”（以上皆《渔家傲》）。我们可想见他的恋情，也必是有一段苦趣的。宋人小说里，因有永叔盗甥之说。王铨《默记》载永叔的《望江南》，他说：“奸党因此诬公盗甥。公上表自白云：丧厥夫而无托，携孤女以来归。张氏此时，年方十岁。钱穆父素恨公，笑曰：此正学簸钱时也。欧知贡举，下第举人，复作《醉蓬莱》讥之。”此说在当时流传一定很盛，所以许多人竭力为他辨明。陈质斋说：“欧阳公词，多有与《花间》、《阳春》相混。亦有鄙亵之语厕其中。当是仇人无名字所为也。”罗长源说：“公尝致意于《诗》，为之本义，温柔宽厚，所得深矣。今词之浅近者，前辈多谓是刘焯伪作。”我们看，在《醉翁琴趣外编》里，有许多为《六一词》所不收的

① 《六一词》有汲古阁刊《宋六十家词》本。又《欧阳文忠公近体乐府》三卷，及《醉翁琴趣外编》六卷，有《双照楼景宋元明词》本。

词，很可怪，像：“更问假如事还成后，乱了云鬓，被娘猜破”（《醉蓬莱》）；“空泪滴，真珠暗落。又被谁，连宵留著？不晓高天甚意：既付与风流，却恁薄情！细把身心自解，只与猛拚却。又及至，见来了，怎生教人恶”（《看花回》）；“相思字一时滴损，便直饶伊家总无情，也拚了一生，为伊成病”（《洞仙歌令》）；“才会面，便相思，相思无尽期。这回相见好相知，相知已是迟”（《阮郎归》）。这似和《六一词》的作风，太不相同了，显然不是出于同一词人的手笔。当便是所谓刘焯的伪作吧。但这一类的词，实在不坏，在《花间》、《阳春》里，我们找不到那末真情而朴质的东西。假如果是刘焯所作，则他也当是一位大词人了。或他仅是集了当时的民歌也难说。像《六一词》里的：

柳外轻雷池上雨，雨声滴碎荷声，小楼西角断虹明。阑干倚处，待得月华生。燕子飞来窥画栋，玉钩垂下帘旌，凉波不动簟纹平。水精双枕，旁有堕钗横。

——《临江仙》

和刘焯之作(?)较之，当然立刻便可见到其不同来的。

张先^①字子野，吴兴人，为都官郎中（990—1078）。有《安陆词》一卷^②。先与柳永齐名。《古今诗话》载有一段故事：“有客谓子野曰：人皆谓公张三中，即心中事，眼中泪，意中人也。公曰：何不目之为张三影？客不晓。公曰：云破月来花弄

① 见谈钥《吴兴志》。

② 《安陆集》一卷附录一卷，有葛氏刊本，又有扬州诗局刊本。《张子野词》一卷，有《名家词》本（《粟香室丛书》）。又二卷补遗二卷，有《知不足斋丛书》本及《彊村丛书》本。

10 郑振铎全集

影；娇柔懒起，帘压卷花影；柳径无人，堕飞絮无影。此馀平生所得意也。”而“三影”中尤以“云破月来花弄影”为最著于人口，其全文如下：

水调数声持酒听，午醉醒来愁未醒。送春春去几时回？
临晚镜，伤流景，往事后期空记省。沙上并禽池上暝，云
破月来花弄影。重重帘幕密遮灯。风不定，人初静，明日落
红应满径。

——《天仙子》

在先的小词里，有许多句子真是娇媚欲泛出纸面，像“闻人话著仙卿字，瞋情恨意还须喜。何况草长时，酒前频见伊”（《菩萨蛮》）；“牡丹含露真珠颗，美人折向帘前过。含笑问檀郎：花强妾貌强？檀郎故相恼，刚道花枝好。花若胜如奴，花还解语无”（《菩萨蛮》）；“密意欲传，娇羞未敢。斜偎象板还偷瞰。轻轻试问借人么？佯佯不觑云鬟点”（《踏莎行》）诸语，哪一个字不是若十七八女郎之情笑的。他亦间作慢词，却都未见得好。他有技巧而没有豪迈奔放的气势，有纤丽而没有健全创造的勇力，仍是第一期的词人。

更有几个人也可附在第一期中。晏几道字叔原，殊幼子，监颍昌许田镇。有《小山词》^①。黄庭坚称其词能“寓以诗人之句法，清壮顿挫，能动摇人心。”后来论者亦称其词聪俊，出入于温、韦之间，而尤胜于大晏。程叔彻说：“伊川闻诵晏叔原‘梦魂惯得无拘检，又踏杨花过谢桥’，笑曰：‘鬼语也。’意亦赏之。”他是一个十足的诗人，所以“常欲轩轻人，而不受世之轻

^① 《小山词》有汲古阁刊《宋六十家词》本，又有晏端书刊本。

重。”虽因此不得在上位，而词亦因此日工。像：

彩袖殷勤捧玉钟，当年拚却醉颜红。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从别后，忆相逢，几回魂梦与君同。今宵剩把银缸照，犹恐相逢是梦中。

——《鹧鸪天》

可作为他的代表作。

宋祁^①字子京，安州安陆人。天圣中进士。累官翰林学士承旨。卒赠尚书，谥景文（998—1061）。有《出麾小集》，《西洲猿稿》。子京词名甚著，然其词传者不多。像《玉楼春》：

东城渐觉风光好，縠皱波纹迎客棹。绿杨烟外晓云轻，红杏枝头春意闹。浮生长恨欢娱少，肯爱千金轻一笑，为君持酒劝斜阳，且向花间留晚照。

最为脍炙人口，竟使他得了“红杏枝头春意闹尚书”之号。

王安石有词一卷^②。以他这样的一位用世的名臣，宜乎气格与别的词人们不同。他的词脱尽了《花间》的习气，推翻尽了温、韦的格调，另自有一种桀傲不群的气韵，足为苏、辛作先驱。像《桂枝香》，是其一例：

登临送目，正故国晚秋，天气初肃。千里澄江似练，翠峰如簇。征帆去棹残阳里，背西风酒旗斜矗。彩舟云淡，星

① 宋祁见《宋史》卷二八四。

② 《临川先生歌曲》一卷，《补遗》一卷，有《彊村丛书》本。

河鹭起，画图难足。念往昔繁华竞逐，叹门外楼头，悲恨相续。千古凭高，对此谩嗟荣辱。六朝旧事随流水，但寒烟芳草凝绿。至今商女，时时犹唱《后庭》遗曲。

其实安石的词，也尽有十分清隽的，像：“晚来何物最关情，黄鹂三两声”（《菩萨蛮》）；“尘不到，时时自有春风扫”（《渔家傲》）；“山桃溪杏两三栽，为谁零落为谁开”（《浣溪沙》）诸语。也尽有许多深情缱绻的，如“而今误我秦楼约，梦阑时，酒醒后，思量着”（《千秋岁引》）；“红笺寄与烦恼，细写相思多少。醉后几行书字小，泪痕都搵了”（《谒金门》）。

四

第二期的词，是慢词最盛的时代。柳永虽未必为慢词的创造者，却是慢词的代表人。与他抗立的大词人是苏轼。轼的门下，如秦七（观）、黄九（庭坚）等，都是很受永的影响的。所以我们可以说，这一期是柳永及其跟从者的时期。

苏轼可以说是“非职业”的词人，柳永则为“职业的”词人。苏轼的一生，爱博而无所不能，以其绝代的天才，雄长于当时的“词坛”，诗坛，文坛。然柳永的一生，却专精于“词”。他除词外没有著作，他除词外没有爱好，他除词外没有学问。相传宋仁宗留意儒雅，深斥浮艳虚华之文。永则好为淫冶之曲，传播四方。尝有《鹤冲天》词云：“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及临轩放榜时，特落之，说道：“且去浅斟低唱吧，何要什么浮名。”其后，他另改了一个名字，方才得中。永的初名是三变，字耆卿，乐安人。景祐元年进士。官至屯田员外郎，故世号“柳屯

田”。有《乐章集》^①。他的一生生活，真可以说是在“浅斟低唱”中度过的。他的词大都在“浅斟低唱”之时写成了的，他的灵感大都是发之于“倚红偎翠”的妓院中的，他的题材大都是恋情别绪，他的作词大都是对妓女少妇而发的，或代少妇妓女而写的。他的文辞因此便异常浅近谐俗，深投合于妓女阶级的口味，为这些妓女阶级所能传唱，所能口唱而心知其意，所能欣赏而深知其好处，所能受感动而怅惘不已。所以他的词才能流传极广，“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但颇为学人所鄙。李端叔说：“耆卿词，铺叙展衍，备足无馀。较之《花间》所集，韵终不胜。”孙敦立说：“耆卿词虽极工，然多杂以鄙语。”黄叔旸说：“耆卿长于纤艳之词，然多近俚俗。”对于他的能谐俗之一点，大约是当时的许多词人所同意诟病于他的。例如“平生自负风流才调，口儿里道知张、陈、赵……阎罗大伯曾教来道，人生但不须烦恼，遇良辰，当美景，追欢买笑”（《传花枝》）；“几多狎客看无厌，一辈舞童功不到……而今长大懒婆娑，只要千金酬一笑”（《木兰花》）之类，诚不免于鄙俗无诗趣。然他的词格却不止于这个境地。这些原是他的最下乘的东西。他的名作，其蕴藉动人处，真要“十七八女孩儿按执红牙拍”以唱之，才能尽达得出来的。苏轼曾拈出“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以为“唐人佳处，不过如此”。他的情调，几乎是千篇一律的“羁旅悲怨之辞，闺帷淫媾之语”。然千篇的情调虽为一律，千篇的辞语却未有相同的。他的词，百变而不离其宗的是旅思闺情，然却能以千样不同的方法，千样不同的辞意传达之，使我们并不觉得他们的重复可厌。我们如果读《花间》、《尊前》过多，往往有雷同冗

① 《乐章集》一卷，有汲古阁刊《宋六十家词》本。又三卷，《续添曲子》一卷，有《彊村丛书》本。